

doi:10.13582/j.cnki.1672-7835.2019.06.014

湖南祁东话复数标记“一个”的语义来源

彭晓辉

(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,湖南 长沙 410205)

摘要:祁东话的人称代词“一各”的“各”本字为“个”。“一个”有数量短语、人称代词、复数标记三种用法。人称代词“一个”表示每量义,是由数量短语固化(hard-wird)而来。复数标记“一个”是每量人称代词语法化的结果。祁东话复数标记的语义来源于人称代词每量义。

关键词:祁东话;复数标记;一个;每量义

中图分类号:H07

文献标志码:A

文章编号:1672-7835(2019)06-0101-05

“每量义”如每一个人,侧重指个体相同的一面,是汉语中表示人物多数集体意义的重要语义类型,应是汉语复数标记语义来源之一。从公开发表的文献看,鲜有关于来自每量义的复数标记。“每量义”在汉语中有做复数标记的潜在功能,那么有没有方言使用来自“每量义”的复数标记?当然有。湖南祁东话复数标记“一个”[i ko]来源于人称代词“每量义”,是汉语方言使用来自“每量义”类型复数标记的一个典型例子。祁东话属于湘语的娄邵片,有新派和老派之分,如本文没做标识的话,均是指新派用法。

一 祁东话人称代词“一个”的来源考察

祁东话人称代词“一个”是每一个人的意思,姑且称每量人称代词。祁东话和祁阳话基本相同。李维琦《祁阳方言研究》^①中表示人物多数的复数标记是“一各”[i1 koA],很明显,“各”是用同音字来标注的。“一各”是以词的身份出现的,“各”的本字应该是什么呢?

祁东话有数量短语“一个”的用法。“一个”作为数量短语,由数词“一”和个体量词“个”两个成分构成,结构上与普通话的“一个”基本相同。

但用法有差别,祁东话的数量短语“一个”仅且仅能修饰人类名词,使用范围要比普通话窄。

祁东话没有指示代词“每”,表达每量义主要通过量词重叠来表达。如:

(1) 己屋里三个崽, 个个 哈蛮厉害。
○他有三个小孩,个个都很厉害。

(2) 隻隻 树上哈挂满了灯笼。
○每一棵树上都挂满了灯笼。

上例中的“隻隻”“个个”是量词的重叠,其语法意义包含了“每量义”,这与普通话中量词重叠用法基本相同。

量词重叠是语法手段,不是词汇手段,所以不能代替指示代词“每”的用法。普通话中下列句子中“每人(每一个人)”的用法就不能被量词重叠用法替代。如:

(3) 每人 吃一口。

(4) 每一个人 交两块钱。

上例中“每人”“每一个人”的用法不能用量词重叠的形式“个个”来替代。不能替代的原因将另文论述。祁东话与上例相对应的句子表达为:

(5) 一个 吃一口。
○每人吃一口。

(6) 一个 交两块钱。
○每一个人交2块钱。

收稿日期:2019-02-25

基金项目: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(14YJC740072)

作者简介:彭晓辉(1975—),男,湖南祁东人,博士,教授,主要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。

①李维琦:《祁阳方言研究》,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,第102页。

上例的“一个”在祁东话中是“每人(每一个人)”的意思,也不能被相应的量词重叠形式“个个”替代。

祁东话的“一个”与“每人(每一个人)”不相同:“一个”充当主语,不能扩展,具有指代功能,属于人称代词;“每人(每一个人)”由指示代词“每”加名词或数量名短语构成,属于自由短语。由此可见,祁东话有专门表达每量义的人称代词“一个”。如:

(7) 一个拿一隻。每人拿一只。

(8) 一个哈要来。每一个人都要来。

上例中的“一个”作主语,是每量义人称代词。

为什么说祁东话专门表达每量义的人称代词“一个”与数量短语的“一个”是同一词形呢?主要理由如下:

1.两者读音完全一样,均读[i1 koŋ];语感上两者完全一致,语感虽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,但有辅助证明作用。

2.量词“个”是祁东话人类名词的专用量词,人称代词“一个”是专门指代人的代词,“个”的量词性质正好与人称代词“一个”的语义类型相吻合。

3.人称代词“一个”表达的意义是“每一个人”,是“一个人+一个人+……”的集合,这与数量短语“一个”在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。

4.数量短语“一个”一般只能作定语,人称代词“一个”一般作主语、宾语,需要总括性范围副词或相应数词搭配使用,用法在下文详细论述。也就是说,两者分工明确,所承担的句法角色具有互补性,不会产生歧义。

综上所述,无论是从语音上看,还是从句法语义上看,人称代词“一个”与数量短语“一个”同形。人称代词“一个”意义为“每一个人”,是数量短语“一个”固化之后产生的新义,属于引申义。^①所以,“各”的本字应为“个”。

二 祁东话“一个”的语义类型及用法

(一) 数量义

“一个”表示数量义,属于数量短语类型,主

要与名词组合,形成定中短语。如:

(9) 一个老师就够了。一个老师就足够了。

(10) 就己(他) 一个人站在那里。只有他一个人站在那里。

(11) 屋里睡瓜 一个学生。屋里睡了一个学生。

例(9)的“一个老师”分别充当主语,例(10)的“一个人”充当同位语,例(11)“一个学生”充当宾语。在上述结构中,“一个”是定语,与名词“人”构成定中短语。

“一个”表示数量义,其主要语法特征为:

1.“一”是数词,“个”是量词,是典型的数量短语,一般用来修饰名词。

2.祁东话的通用个体量词是“隻”。“个”在祁东话中是表示人物的个体量词,其搭配对象为人名词,如人、工人、学生等。

3.“一个”作为数量短语,一般不能直接做主语、宾语。与名词组合成定中短语后,可以做主语、宾语。

4.在特殊情况下,“一个”可以直接做宾语。如:

来一个,打一个;来两个,打一双。

上例中“一个”用在动词后单独充当宾语。例句是一个对举格式,“一个”后省略了中心语“人”。也就是说,一般在对举格式中“一个”以省略形式充当宾语。

(二) 每量义

“一个”表示每量义,意义上相当于普通话的“每一个人”,是祁东话人称代词系统成员之一。如:

(12) 苹果核多,但 一个只能拿一隻。苹果很多,但每人只能拿一个。

(13) 饭不多, 一个够吃一碗。饭不多,每人能确保吃一碗饭。

(14) 你讲己各走瓜了,我在路上冒碰到 一个。你说他们走了,我在路上没有碰到他们每一个人。

(15) 一个咯手里哈(都)要拿一根蜡烛。每一个人的手里都要拿一支蜡烛。

上例(1)(2)的“一个”都是每一个人的意思,做主语,与宾语“一隻”“一碗”在数量上保持

^①陈山青:《湖南汨罗方言复数人称代词词尾“俚”》,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08年第1期。

一致。例(3)的“一个”是指说听双方已知的信息,即说话者提到的每一个人,做宾语。例(4)的“一个”做定语,并有总括性副词“哈”(都)配合使用,强调群体中的个体,即每一个人。

“一个”表示每量义,其主要语法特征为:

1.“一个”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,表达的是一个整体意义,即“每一个人”,表明已经固化为一个词,完全失去了数量短语的语法特征。

2.“一个”主要指代人,一般不能前加修饰语,能做限制性定语,具有典型的人称代词特征。

3.一般能做主语、宾语、定语,在祁东话老派中,能够与三身代词复数构造同位短语,如“我人一个(我们每一个人)”“你人一个”(你们每一个人)。“人”[ŋin]是祁东话老派复数标记。

祁东话还有一个代指集体的人称代词:“大势”[d'aiʃɿ],略等于普通话“大家”的用法。“一个”和“大势”尽管都是表示集体义的代词,但两者用法有差别。如:

(16) 大势哈去。○大家都去。

(17) 一个哈去。○每一个人都去。

上例中“大势”“一个”均指集体义,但侧重点不同,前者侧重指整个集体,后者强调群体里的个体。在下例中更明显:

(18) 一个咯碗里哈有隻

辣椒。○每一个人的碗里都有一个辣椒。

上例要凸显个体相同的一面,只能用“一个”(每一个人),不能用“大势”替代。

(三)复数标记

“一个”作为复数标记,要轻读为[i ko]。彭晓辉^①详细地论述了祁东话复数标记“一个”的用法,这里只概括地列举祁东话复数标记“一个”使用情况。

1.“一个”能用在祁东话三身代词单数后,构造三身代词复数,如我一个,你一个,已一个。

2.用在指人名词后,构造指人名词的复数,如大人一个。

3.可以用在人名或称谓语后表示“某某等人”,人名是某一个群体的代表人物。

4.“一个”可以用在“并列称谓语、并列指人名词”后,如爸爸妈妈一个,男客女客一个,并列

称谓语后加“一个”为类及复数,并列指人名词加“一个”为真性复数。

5.祁东话中只要是指人的,即使是詈词也可以与“一个”组合用来表示多数的语法意义。

6.“一个”为有定性成分,一般不能做存现句的宾语,不与数量短语共现,不能构造非人类名词的复数。

三 祁东话人称代词“一个”由数量短语固化的结果

在祁东话中,“一个”兼有数量短语与人称代词的用法,两者之间的语义关系是怎样的呢?数量短语“一个”是修饰人的,意义上是个体单数。人称代词的“一个”指每一个人,从意义上看,是“一个人+一个人+一个人……”的总和。人称代词的“一个”和数量短语的“一个”尽管在数量上有集体和个体的差别,但意义明显有联系,即人称代词每量义由数量短语发展引申而来。

数量短语“一个”和人称代词“一个”在结构构造、语法功能上的差别很明显,主要表现为:数量短语属于句法范畴,人称代词属于词法范畴,两者不是同一层级的语法单位;作数量短语时,“一”和“个”被分析为两个词,而在人称代词中被分析为两个语素;数量短语的主要功能是经常做定语,形成数量名短语,人称代词主要指代人,直接做主语、宾语、定语。

人称代词“一个”的意义是由数量短语用法引申而来,表明“一个”由数量短语向人称代词发展有一个过程。透过现象看本质,我们可以通过两者在结构、语法上的差异来探寻两者发展演变的规律。

通过对比,我们发现句法位置对祁东话“一个”的发展演变产生很重要的影响。“一个”用在人类名词前一般作定语,这是典型的数量短语用法。当“一个”位于主语、宾语、领属定语位置时,就突破了数量短语的用法范畴,功能上也以指代人物为主,拥有人称代词的功能。

从祁东话老派向新派方言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出“一个”的发展过程。祁东话老派中,“人”[? in]是三身人称代词的复数标记,“我人”“你

^①彭晓辉:《湖南祁东话复数标记“一各”的功能及语法化》,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2014年第3期。

人“己人”分别与普通话的“我们”“你们”“他们”大致相当,而“一个”可以用在复数三身代词之后,如:

(19) 我人 一个 哈去
赶圩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赶集。

(20) 己人 一个 哈走
瓜了。他们每一个人已经离开了。

上例中“我人”“己人”分别与“一个”构成同位短语,“一个”在这里表示多数,是每一个人的意思,后面不能再加中心语“人”之类词语,不能扩展,失去了数量短语的语法特征,成为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法单位——词。

数量短语“一个”发展为每量义人称代词,可以用“固化”(hard-wird)来解释。储泽祥,曹跃香^①对固化进行了解释:“两个或几个紧挨在一起的语言单位,由于频繁使用而化为一个相对稳固的、整体性的语言单位”。“固化”是语法化现象之一,刘坚等^②讨论了诱发语法化的四个因素:句法位置的改变、词义变化、语境影响及重新分析。从祁东话老派和新派中使用“一个”的情况来看,数量短语“一个”只能做“人”类名词的定语,当“一个”作主语、人称代词复数的同位语等语法角色时,超出了数量短语仅且仅能作定语的范围,“一个”需要重新分析(reanalysis)^③，“一”“个”分别由数词、量词重新分析为构词语素,从而“固化”(hard-wird)为一个词语,表达了与本义不同的意义,语法性质彻底改变。“一个”具有人称代词的典型特征,表示每量义,主要可以用来做主语、宾语、领属定语。由此可见,是句法位置的改变导致数量短语“一个”发生了语法化,使之固化为一个词。“短语的固化,不仅语义上发生了变化,往往也伴随着句法功能上的变化,而短语的本原意义,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固化形式出现的环境。”^④这个规律同样适合于祁东话数量短语“一个”的固化。

普通话用“每人”类短语来表达人称代词的每量义,而祁东话直接用人称代词“一个”来表达

相应的每量义,使用频率高,应用范围广。所以,尽管祁东话没有“每”类指示代词,但人称代词“一个”的出现弥补了没有指示代词“每”的不足,使祁东话的语法系统更为完善。

四 祁东话复数标记“一个”的语法化及语义来源

祁东话三身人称代词老派和新派的复数标记不同:老派为“人”[n̩in],新派为“一个”[i ko],均读轻声。一般来说,方言中新派用法是在老派用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

祁东话老派三身代词单复数系统为:

单数	我	你	己
复数	我人	你人	己人

祁东话新老派中,“一个”也有每量义人称代词的用法,表示每一个人的意思。在老派中,人称代词“一个”可以与三身代词复数形成同位短语:“我人一个”“你人一个”“己人一个”。如:

(21) 我人一个 一起去
看看。我们(每一个人)去看看。

(22) 我走出去,冒看到 己人一个。我走出去,没有看到他们(每一个人)。

上例中的“我人”“己人”分别与“一个”构成同位短语,包括全体中的任何一个个体。

彭晓辉^⑤详细地论述了“一个”语法化为复数标记的过程,这里只简要谈谈。祁东话老派中“人称代词+人+一个”格式的形成是“一个”语法化的句法环境,其动因就是语流音变。“人称代词+人+一个”在语流音变的影响下,复数标记“人”的语音脱落,就形成了“我一个”的形式,“一个”占据了复数标记“人”的位置,从而进入“重读+非重读”格式中,“一个”要轻读,其句法语义特征明显改变,发生了重新分析(reanalysis),“一个”被重新分析为与“人”功能相当的复数标记。“一个”的语法化路线为(以第一人称为例):

我人 我人一个 我一个

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,句法位置的改变是导

①储泽祥,曹跃香:《固化的“用来”及其相关的句法结构》,《世界汉语教学》2005年第2期。

②刘坚,曹广顺,吴福祥:《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》,《中国语文》1995年第3期。

③Hopper, P.J.&Traugott, E.C. *Grammaticalization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3.

④储泽祥:《“一个人”的固化及其固化过程》,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》2003年第5期。

⑤彭晓辉:《湖南祁东话复数标记“一各”的功能及语法化》,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2014年第3期。

致“一个”发生语法化的主要因素。语法化往往伴随语义的虚化,“一个”语法为复数标记后,意义彻底虚化,没有词汇意义,只有语法意义。我们沿着“一个”的语法化路线考察,很明显,复数标记“一个”是在人称代词“一个”的基础上发生语法化的,其语义来源于每量人称代词。

结语

第一,表示人物多数的集体义是汉语方言复数标记的重要来源之一,汉语学界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,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。每量义也属于集体义,但从当前汉语学界的研究来看,没有关于复数标记的语义来源于每量义的报道。祁东话复数标记“一个”的语义来源于每量人称代词(一个),证明每量集体义也是汉语方言复数标记的语义来源之一,弥补了当前汉语方言复数标记来自每量义类型研究的不足。

第二,祁东话没有指示代词“每”,但有专职表示每量义的人称代词“一个”,而普通话没有相对应的人称代词。人称代词“一个”使用频率高,

是祁东话人称代词系统重要组成成员之一。祁东话人称代词“一个”与普通话“每一个人”的意义相当,但与“每一个人”在语法性质上呈现出较大差别:祁东话的“一个”属于人称代词范畴,普通话“每一个人”属于短语范畴,两者不是同一层级的语法单位,其使用范围、语法功能都有一定的差异。所以祁东话人称代词“一个”的出现,使汉语人称代词系统增加一个重要成员——每量人称代词,汉语人称代词系统更为丰富。

第三,祁东话的“一个”有数量短语、人称代词、复数标记三种用法。从语法化视角看,三种用法之间有一定的联系:“一个”由数量短语固化为人称代词,并产生引申义——每一个人;“一个”然后在“三身人称代词+一个”这种“重读+非重读”格式中完成了语法化,成为祁东话新派常用的复数标记。“一个”的语法化链条可以表示为:数量短语→人称代词→复数标记,这是语法化中比较特殊的现象。

(本文的研究得到了储泽祥、罗昕如、丁加勇等学者的指导,谨表示感谢。)

The Semantic Origin of the Plural Marker “一个” ([i ko]) of Qidong Dialect in Hunan Province

PENG Xiao-hui

(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,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, Changsha 410205, China)

Abstract: The personal pronoun “各”([ko]) of “一各”([i ko]) in Qidong dialect means “个”([ko]) in standard Chinese. “一个”([i ko]) in Qidong dialect of Hunan Province has three meanings, namely a numeral phrase, a personal pronoun, and a marker of plural form. The personal pronoun “一个”([i ko]) refers to “每量义”(meiliangyi), which derives from the hard-wired of the numeral phrase. “一个”([i ko]) is a result from the grammatization of the personal pronoun “每量义”(meiliangyi).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the marker of plural form of Qidong dialect derives from the personal pronoun “每量义”(meiliangyi).

Key words: Qidong dialect; marker of plural; “一个”([i ko]); meiliangyi

(责任校对 莫秀珍)